

[美]本杰明·斯坦 赫伯特·斯坦



濒临崩溃的边缘

BIN LIN BENG KUI DI BIAN YUAN

濒临崩溃的边缘

[美] 本杰明·斯坦 赫伯特·斯坦著

过启渊 陆熙申译 黄骏行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Benjamin Stein
with
Herbert Stein
ON THE BRINK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77

濒临崩溃的边缘

[美]本杰明·斯坦 赫伯特·斯坦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24,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册

书号：10100·453 定价：0.70元

责任编辑 史家骅

译 者 的 话

《濒临崩溃的边缘》是美国作家本杰明·斯坦（前白宫撰稿人和《华尔街杂志》专栏作家）和赫伯特·斯坦（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于一九七七年合写的一部小说。作品发表后在美国和西方文坛受到好评，为美国一九七八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这是一部以经济问题为内容的小说，主要描述在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双重袭击下，素有“金元帝国”之称的美国如何濒于社会崩溃和爆发战争的边缘。小说虽然采取了虚构幻想的手法，把故事发生的年月，推延到小说写作之时尚未到来的八十年代，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书中所写的人物和场景都颇为切实地再现了当今美国社会的现实。

故事发端于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会议”。以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麦康格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继续加快钞票印刷机的运转，以使总统继续保有国会中某些人的选票和支持；而国际经济政策署署长汉拉恩等人为另一派，攻击麦的做法无异于自杀，会把美国推向崩溃和战争的深渊，主张实行紧缩政策。总统则摇摆于两者之间。

小说就是以白宫内部的这种争斗作为主线铺延开来，其间穿插他们同政敌怀特洛之间的斗争；同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矛盾；在危机袭击下各阶层人物的荣辱浮沉，以及美国社会分崩离析的幅幅画面：吸毒成风，殴斗盛行，人们精神空虚……。在这方面作者着力刻画了哈尔·伯顿这个人物。这

个在战后初期曾是一文不名的毛头小伙子，复员归来，失业贫贱，前途茫茫，心灰意冷。忽然，他发现拍电影，再现生活，可能会是一条生路，于是便和喀麦拉打上交道，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制片巨商。这是美国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美国现代文明和精神的一个化身。正象书中所写：“那个心灰意懒的小子，冲着骑摩托的人，妒恨横生，于是他想逃避现实，去找世外桃源；后来他又重返人间，要毁灭那些曾经轻视他的人。……哈尔·伯顿的一生，就是全国的一生。”后来，尽管他已经变得富有，但却发现，除了空虚，还是空虚。而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连建立在原有价值基础上的整个文明都在崩溃了。

小说的最后结局虽以汉拉恩一派占了上风，抑制了通货膨胀，暂时解脱了危机，但是，前途并不使人宽慰。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来日也难以预卜。正象小说最后所说的，“美国现在的文明是在一块浮冰之上跳脚尖舞”。

小说的作者无疑是站在美国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并为其辩护的，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也明显地抱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书中个别地方翻译时有所删节。

本书部分章节请复旦大学杨宇光同志作了校订，谨此致谢。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上海

今天，华盛顿特区，又是八月里一个暑气逼人的大热天。早晨七点钟光景，晴空蓝天，气温已经八十度了。中午肯定要上升到九十度。傍晚时分，说不定乌云密布，一场滂沱大雨将从天而降。这座城市将会变得又闷又热，宛如一口大蒸锅。

不过，华盛顿早晨七点三十分的天气还不是那么令人难受。紧靠白宫西翼有一条狭窄的交通封锁的西行政大街。它南端的那个小巧玲珑的玻璃岗亭里，白宫警察还没有把空调器打开哩。

八点差几分，一辆接一辆崭新闪光的黑色克莱斯勒纽约人牌小轿车，挂着通行白宫的特别牌照，一字长蛇阵地开进了西行政大街。车子在到达进口处时，有的减速，有的停车，等候警卫人员验明车牌及车上的人员身分，获准放行。然后，这批克莱斯勒车悄无声息地滑行穿过铁门，分两边转45度停靠在路边。下车的人，不是向右，步入白宫西翼，就是向左，跨进行政办公大楼。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连星期六也成为工作日了。

第一批到达的一辆轿车中，走下了一位忧心忡忡的有着满头浓密卷发的中年男子。他向左转去，步履轻捷。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里·拉特纳知道，他得马上赶到那幢维多利亚女皇飞机库式的大楼第315号他的办公室，时

间只差几分钟了。他心事重重，对行政办公大楼精致优美的砖石结构，他都没有止步欣赏一番，这幢大楼就是靠这些巧石俊砖而成为美国最漂亮的办公楼的。

拉特纳考虑的是八点十分召开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会议，他准备在会上讲点什么。此外，他要弄清楚头天夜里送到他那儿的情报是否已经整理好并打印出来。这可事关重大，必须正确无误。

“早晨好，乔伊丝，”拉特纳一踏入他的外间办公室就问道，“材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拉特纳先生，这给你。”她递给他几页文稿。拉特纳犯不着复审它们。乔伊丝是政府秘书人员中工资最高的，她的工作质量配得上她的高工资，她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电话吗？”拉特纳问道。

“没有什么要紧的，”乔伊斯说道。言下之意就是没有总统的电话，也没有他妻子的。

“打个电话给餐厅，问一声中午吃些什么。”哈里·拉特纳的胃口一向特别好。

拉特纳坐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稀里哗啦翻阅了一遍电话记录。多数电话是记者打来的，也就是说毋需给以回话，至少不必马上就回。

外面，车行道上，一位深褐色美发、风度优雅的女士正在下车。克莱尔·比顿也是参加这个会议的，她也赶着到会而不至于迟到。她现在担任着重新恢复起来的生活费用委员会主席一职，委员会总部设在第二十街和M街毗连处。今天，发生了她很少会做出来的事——她睡过头了。

在本届总统手下，生活费用委员会主席是内阁阁员级职

务，克莱尔·比顿不想以经常迟到的女阁员的雅号而闻名。她对这种玩笑并不以为乐，也不愿意落下把柄让人笑话。即使有些涉及女人的俏皮话出自总统之口，克莱尔·比顿也不欣赏，她从不对此报以笑声，甚至连笑脸都不给。今天早上，她尽量想在尤金·唐纳利之前到会。这个放纵任性的得克萨斯人，不知怎么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当上了财政部长，又并任了仅次于总统的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的副主席。

今天，总统在戴维营。

克莱尔·比顿对这些星期六召开的会议很不在乎。她认为这种会议大多华而不实，是摆摆样子给白宫记者团看的，说明大亨们都在埋头苦干罢了。她以耶鲁大学的教授身分应聘而来，她想不起耶鲁大学那儿，有什么会议会安排在星期六召开。

但是，克莱尔·比顿毕竟是循规蹈矩地爬到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个女系主任职位的，所以来到白宫也还是一如往常，循规蹈矩。她见到拉特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处长莱昂内尔·爱德华兹上校已经急匆匆迈入西翼大楼，她也跟着他们从刺眼的阳光下走了过去。坐在双层门内桌边的警卫听到他们进来便站了起来。认出是他们几个以后，恭敬地道了声“早上好”，重又坐下看他那《体育画报》。离警卫桌不远有座小电梯，他们等着上楼，这时，特别商务代表汤姆·埃伯索尔也走了进来。

“早上好，克莱尔，”埃伯索尔说道。“够热的吧？”

克莱尔·比顿心里早已打好主意，埃伯索尔要是出言不逊，她准备当场把它顶回去。

“是呀，汤姆，”她吁了一声气。

电梯开到二层楼，他们一起向左进入狭窄的走廊，直奔

那间在不同的总统任期内起过许多不同作用的房间。房间的天花板很低，一扇小窗朝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屋里配置的安乐椅，全是埃森·艾伦公司的产品，还有几张带有殖民地时代遗风的小桌子及书柜。四壁张挂着革命战争年代的战舰画，属于白宫的艺术珍品。

克莱尔·比顿见到唐纳利早已在那儿，心里一阵不愉快。她强打起精神，听他的谈笑。他正在津津乐道一些事情。她相信他的高论一定会拖得老长。

一个菲律宾侍者给要咖啡的人端上了咖啡。

彼得·汉拉恩露出他那爱尔兰大牙，朝她友好地笑笑，在她身边的空位子上坐下。她在汉拉恩面前总感到有点不大自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而又长得漂亮的他，看上去与这种会议完全格格不入，可是一旦他开口发言，却总是说到点子上。作为总统的多年知交，他被任命为国际经济政策署署长。他非常富有，出身钢铁世家，据说他继承的一笔炼钢业遗产比之肯尼迪家的老约瑟继承的还要多。而他又不象政府中大多数的阔佬。他丝毫不为他的显赫财势的来路辩解。他肯定具备他祖上那种强盗加贵族的遗传因子，克莱尔是这样想的。朝鲜战争时，汉拉恩当过战斗机飞行员，他身上有着一一种柔里见刚的气质。这一点在这一小群人中间也是不同凡响的。

财政部长尤金·唐纳利以他那对机敏的蓝眼睛，朝四周横扫过去，看看是否人人都已到会。该来的都来了，就缺弗林。接着他想起弗林是坐在他身边。弗林这个人真是文静端庄，正襟危坐，在这样一个八月里的星期六上午较热的天气，还穿一身三件头的套头西装，一个扣子也不松开，难怪时间一长人们就忘了有他这个人了。那些知识分子就是这副

样子——安详、持重。不过他们也会刻板得叫人受不了。唐纳利为此不得不使出他的浑身解数，以他的粗犷魅力影响总统，来保住他在总统的经济政策中的“大管家”的地位。事实上，他所受的教养是在政治学方面，而不在经济学方面，不过这无关宏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者基本上都是涉及到的，唐纳利是深谙人情的。

联邦能源委员会主席弗兰克·特劳特挨着弗林旁边坐下。

“我看，我们这星期的碰头会就开始吧，”唐纳利脸带微笑说道。特劳特和弗林回以微微一笑。“有时候，这种会议就仿佛是上学。里头可没有什么多大乐趣，不过好处对大家是有的。刚才，米尔特跟我说到总统的一些球赛高见，我看，我们应该先领会领会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再谈其他事情。”

米尔特·格林伯格，又高又瘦，削肩偻背，从他那本黄皮记事本上抬起眼来。他刚在会前跟总统谈过话，总统的心境很不好，他最喜爱的憩息场所戴维营也没有能使他好转。他很不满意地埋怨说，这班经济顾问们不是挺有他妈的手腕的吗，可是为什么解决不了一个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要让他陷于如此困境。“叫他们别再干傻事了，米尔特，”他说道，“一定要搞个计划出来，拿点东西给人们看看，我们没有白耽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米尔特一生很大一段时间追随总统，他了解总统不会乐意把他的原话直通通地传扬出去。这会给《时代》杂志搞到手，一个星期后就登出来，那要开罪于人的。所以他没有把叫他们别再干傻事的原话讲给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的成员听，只是转动着他的秃脑袋，慢悠悠地从左到右，睨视了一

遍所有在场的人，清了清嗓子，开口道：“老头子要你们大家知道，他对你们这样好多小时劳神费心表示赞赏，他说眼下正是八月天，你们好多人又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一阵隐痛涌上克莱尔·比顿的心头，她不还是只身独处着吗。米尔特又说：“不过，他在戴维营也没闲着，他希望今天的会开过后，能够拿出一份完整报告来。要有内容，有独创之见。”

没人吱声。格林伯格原来指望哈里·拉特纳会讲两句俏皮话应付应付的，谁知此望落空。拉特纳肚里清楚，格林伯格是在耍花枪。

格林伯格继续说下去。“当然，一下子达到惊天动地的程度我们也办不到。这点总统也明白。不过，我们大家要知道，这是个政治问题，共和党将会利用这个问题置我们于死地。”

“有可能，”埃伯索尔说道，“不过，我们还不至于送命，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条条杠杠来！”

“问题是，总统对共和党不大担心，他担心的倒是怀特洛州长。这个人现在真有点名堂，他宣扬的，我们听去也许像是发精神病，可是在那边，不少人听入了迷。”

克莱尔的火气又上来了。格林伯格是啥意思？那个怀特洛，正象埃利希曼经常指出的，只有在皮奥里亚——这个仅供二流音乐家演出的小城市——耍弄耍弄。头脑清楚的人，有谁会认真地把怀特洛当回事呢？乡巴佬，山里人，想入非非的宗教狂，也许还有一些六十年代新左派中迷糊过去的，可是，这儿白宫西翼大楼里的这些人，居然会当起真来，要讨论什么怀特洛呢？不管民意测验说他怎么众望所归，美国人民是决不会转向怀特洛这样一个家伙，要他当元首的。

他那些身穿工装，卑贱颓唐，挂着笑脸的小徒弟们，整天在马路边朝着过往的行人递递小册子，讲讲道，这固然令人恶心，但是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场令人作呕的蹩脚闹剧罢了，有什么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呢！

怀特洛过去的政绩平常，不过当过个把中西部州的州长，现在拼拼凑凑提出了一些皮毛东西，居然名扬全国。即使是这些杂烩，也还是剽窃所得，来自众人之口。他那个财富均分的思想，来自天下各色人等，其中也包括休伊·朗和尚。他的法制思想，取自乔治·华莱士，而华莱士早已消声匿迹了。他那个皈依上帝，誓把美国变为基督弟子安乐窝的思想，听起来仿佛是反共十字军原教旨主义派口里的那套东西，至于他要消灭一切有钱人的种种想法，完全迎合那些基督世家反共子弟的口味，但听起来却又简直和卡尔·马克思思想不分上下了。

米尔特·格林伯格把话题转回到方案问题上来，要求拿出一份或者总统或者国会能够同意的方案来。拉特纳叫格林伯格放心，总统在人民的心目中还是满有希望的。

“也许是这样，哈里。不过，他的施政大纲可是一天、一点点地在咽气了。怀特洛他就用不着拿出什么方案来，用不着去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头衔。他只要含糊其词，听起来响当当就行了。其位不在白宫，就可以整天造谣诽谤。眼下他就是这样在干。”

“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哈里最清楚，”唐纳利插话道。

“我们要想出点新主意来，既能刹住这场通货膨胀，同时又能控制失业问题。要有一个锦囊妙计。”

克莱尔再也抑制不住了。“锦囊妙计也许会从天而降，吉恩，不过要看到今天我们面临着的这种重大的经济问题，

过去从来没有过，而且要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制约中去求解决。抑制通货膨胀谁也不能随心所欲。要我们突然之间提出一个锦囊妙计来，这不啻要制造原子弹的人，一天就造它一个。”

天哪，唐纳利简直恨死了她。她以为自己干得漂亮，美死了。整得他象个土包子，算是遂了她的心了。不过，唐纳利别的不行，讨好女人还是懂的，即使对付女人，他也是有两下子的。他脸带笑容，眼光投向她身后墙上挂着的一幅战舰画。“他并未把希望寄托于办不到的事上，只是要我们这里，大家再费点儿劲罢了。”

格林伯格接过话头。“我们并不企求出现奇迹，克莱尔。我们是要想出一些办法以有利于提高总统的名望形象。”

克莱尔·比顿讨厌“形象”这个词。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谁也甭想变得多点儿。可是有人居然会关心“形象”！

唐纳利嘻嘻一笑。“说得对，”他说道。“我看我们得来一次‘即席答辩节目’。”他就是经常用这个字眼来指每星期六上午这个小组会上有些人所作的报告。

哈里·拉特纳开腔了：“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下一期物价指数的预报。情况不佳。不过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糟。”

“究竟有多糟？”汉拉恩问道。

“七月份的数字是上升百分之二点一。比起六月份来是少了一些，不过比五月或四月都高。要不是农业收成好，上涨数字还要高得多。农产品确实救了急。许多储备贴进去了。”

唐纳利仰起脸，一本正经的，摸着下巴颏。“这么说，年增长率大概是要百分之二十五了，对吗，哈里？”

“不错，”拉特纳答道。

“也就是说跟头两年的增长率差不多，对吗？”唐纳利问道。

“是不错，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叫我高兴。别人我不了解，看来怀特洛他是高兴的。”

“话说回来，比起西欧和日本，我们还低上一段呢。”埃伯索尔，这个天生的乐观派，插上这么一句。

“是的，不过毕竟太高了。这一点总统明白，我们大家也清楚。”这话拉特纳已经说过百遍，也许有千遍了。

格林伯格重又讲下去。“总统确实知道这种情况。现在他要问大家，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可以制止它。”

拉特纳吁出声来。“昨天晚上我还得知一些消息，这比物价指数更使我深感不安。是乔治·麦康格告诉我的。”

彼得·汉拉恩小声地骂了一句。

他和拉特纳刚听到关于任命麦康格的消息时，两人谁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总统跟你谈过这件事没有？”拉特纳曾经问过他。

“一句屁话也没有，”汉拉恩说道。“苍天有眼，这岂不是让婊子占了庵堂。”

“麦康格刚从北达科他州来的时候不算太差劲，不过是吹吹牛皮戏弄戏弄人，说什么多印些钞票，给小人物们解解围。只要他不沾手印刷机，牛皮吹下去挺好。”拉特纳又说。

“天哪，现在究竟怎样，我可弄不清了，鬼知道要出什么事。”

“叫人感到最可怕的是，”汉拉恩说道，“依我看，他

是当真信起那套鬼话来了。我看，总统任命的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真的相信那是上帝的意志，要他用美钞来淹没这个国家。为什么是麦康格出任此职，我算看清了。他在国会不过三十年，那儿也没有出过头。总统搞什么名堂非要任命他呢？”

拉特纳摇晃着脑袋。“麦康格的鬼朋友多着呢！一个人，半世奔波，浪迹江湖，跟头面人物摆谈他所信仰的那些东西，归根结底，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要被说服，信以为真的。在国会里，他就比总统能多拉住几张中西部的选票。至于大选选票，他也争得到手。他所以能得此职位，其奥妙即在于此。我的意思就是，既然你说了准备给人们多一些钞票的话，人们又何必非要犹豫怀疑呢？特别是那些傻瓜脑袋。”

“问题不单单是那些傻瓜脑袋，哈里，”汉拉恩说道。

“请看庞荪和墨菲逊。麦康格就在银行界抓住了他们。”埃德·庞荪是中西部最大的报纸和电视台联合企业的股东老板。悉尼·墨菲逊则在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有着大片油田和土地，数量之多，尤金·唐纳利跟他相比也犹如小巫见大巫。

“他妈的，不知他这一手怎么搞的，”拉特纳说道。

“他眼望着他们，神色颓丧，犹如末日降临，咬着他们的耳朵说道，不朽的救世主传授给他一个秘方，方法不难，就是多印钞票。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骗局，可是有人信它。这是一件糟透了的事。他以足够的信心一遍又一遍地说下去，人们也就信了他。”

彼得·汉拉恩心里经常捉摸，总统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落在麦康格手里。拆穿了，原来是总统当年还是个默默无闻的

二任议员时，就已经魂不自主，由他摆布了。

好得今天麦康格没有在场，真该感谢上苍成全了。

“昨天晚上，我跟乔治·麦康格谈得相当多，”拉特纳继续说下去，“他寸步不让。一口咬定说我们当前需要的是多印钞票，还要实行管制。他说肯定人们向着他，而且总统也会支持他。”

克莱尔·比顿禁不住开了口。“总统为什么容忍他呢？我们设法搞管制。连尼克松也搞过管制。过去没有能行得通，现在也不会行得通。难道麦康格忘了，不就是他的中西部朋友们，宁可把牲畜宰了，也不把它们按照规定价格送上市场的吗？”有时候，克莱尔真是情愿回到纽黑文去，那里的人办事讲光明正大，不想哗众取宠或者抢电视镜头。

“我看乔治不过是一门心思认为就数他有办法，”拉特纳说道。“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要是有人有办法让他把印刷机转慢片刻，也许只有总统才行，那我们也就抓住机会干点事。”

连唐纳利的脸色都阴沉下来了。“想得倒挺美，”他说着，眼光越过桌面，“呜屁！噢，对不起，克莱尔。”

克莱尔笑了。“没什么，听惯了，吉恩。耶鲁大学我的学生们也是这样说话的。”

“那好，谁也不会再指责我没有上过耶鲁了，”唐纳利说着，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克莱尔也笑开了。不伤和气的幽默片刻，在这种会议上是受人欢迎的。

可是，爱德华兹上校很快收住了笑声。他一本正经地清

了清嗓子。“部长先生，有些情况我看最好先研究一下。这些情况国务卿已经知道，不过也只是在几分钟之前。为此优先带来本小组讨论。”

真见鬼，唐纳利心中嘀咕。打从基辛格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直接听命于国务卿，连总统都弹到后面去了。总有一天，他要扭转这种局面。总统要他多些心眼的意思也就是这个。不过眼前嘛，唐纳利只是平静地说了声：“尽你所知说罢，上校。”

“中央情报局利雅得站站长给我们来了电缆电报，报告了伊朗人和沙特阿拉伯人之间会谈的情况。看来情况不妙。过不了几天，就要签订一份相互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条约了。哈索基去那儿至今已四天，我们认为，他跟斯坦菲搞成了某些交易。”

阿拉姆·哈索基是伊朗内政部长，身材魁梧，满面春风，肩负着伊朗石油生产的重任。但不知怎么的，这个哈索基，总使克莱尔联想起那个自吹自擂，体态臃肿的土耳其地毯商。现在克莱尔的脑海里浮现了哈索基的影子，在他身旁站着那个矮墩墩、俗不可耐的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伊斯梅尔·斯坦菲。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一定得监视他们的谈判。

汉拉恩锁起眉头，斜睨着爱德华兹上校。“我看，这完全应该先通报总统，然后再告国务卿的。事情非常严重，这样严重的事，还兜圈子走后衙真不象话。”

“说正经的，先生，国务卿不是后衙。我敢肯定，他已经报告了总统。”爱德华兹上校胀红了脸。

不错，唐纳利心里想着。他一点也没有教会他，要逞好汉出头露面先要象个样子呀！

唐纳利转向拉特纳。“哈里，请你跟我说说，我们干吗